



晚安

李辉

1
火，远远的，远远地，我看见火。

夜太深，也太暗。深深的暗。我只能在这个时候，回来，探望你的70岁、80岁、90岁。火车白天从城市出发，明亮亮；夜晚路过村庄，星星火；三分钟后到达小站，情怯怯，心切切。我不能改变火车的出发时间，摇啊摇的铃，和摇啊摇的慢速度。火车也不会为了一个青年和一个老年，一个中年和一个更老的老年，加快行程，缩短铁轨。

2
这样的每一个夜晚，我就没法跟你说晚安。

你准备得比火车出发得早，水满锅，柴满灶。饺子呢？好吃不如饺子。饺子要天黑包才新鲜。村庄晚安，村民晚安，鸡鸭猫狗都晚安，你不安，来来回回到院子里，探听远处没有火车轰隆隆，好像钟表都不准。

你听见火车轰隆隆，就会为我点起火。火车路过村庄，夜太深，也太暗，我只看见灶里的火，看不清灶边的你。火车在五里外的小站，为我站。车门开，我下车，火车开，锅里的

水开，你乐得开。饺子下锅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……不够，不够，二十，三十……还是不够，总是不够。

我到家，饺子出锅，迎我。香气满村庄，鸡鸭猫狗睡得香，它们不来扰。

一颗颗星眨眨眼，一颗颗饺子张张嘴，你说吃吧吃吧，一路摇啊摇的，吃吧吃吧，吃饱了好晚安。

你呢？奶奶。我不吃饱，你不晚安。我吃饱了，你要跟我说说话。

这样的夜晚，这样的很多个夜晚，我就没法跟你说晚安。

3
还是我教会你的“晚安”，奶奶。从前，日子穷啊，我的词也穷。我是从城里，学来的这两个字。

饺子的穷日子是玉米面干粮。那时，夜晚的火车也轰隆隆，你没有饺子，只有玉米。

深秋，收获的玉米堆满院。我从火车上，看到院子里冷冷的灯，和冻得冷冷的你。你要在这夜，把散堆的玉米剥了叶，码放成垛。

我吃着煮的嫩玉米，说不早了，奶奶，明天再忙，早点晚安吧。

我还年轻，可那时你也还年轻啊，你也懵懂，什么叫晚安。你笑我，

在城里学的新词儿，不晚安，晚不安，晚安不，听着怎么不像话。玉米收拾妥妥的，院里打扫妥妥的，明天准备妥妥的，才叫晚安。

你是智者，奶奶。你的解释妥妥的，我没有理由和逻辑反驳。

玉米那么多，每一个秋天都那么多，这样的夜晚，这样的很多个夜晚，我就没法跟你说晚安。

4
多数的夜晚是饺子，偶尔的夜晚是豆腐。我在城里说，这里的豆腐难吃出豆腐味。一句话像长了翅，飞进你，不再探听轰隆隆的耳朵。

七十古稀，八十更珍惜，老将出马，你做的豆腐，一个人顶一座城。你说吃吧吃吧，一路摇啊摇的，吃吧吃吧，吃饱了好晚安。

吃饱了，却不安。做豆腐，要烧大锅的水，烧得土炕炕头烫，烧得土炕炕梢热。人人喜欢热炕头，你说你爱睡烫炕头。热炕梢，留给我。

奶奶，这样的夜晚，我就没法跟你说晚安。我们应该互换烫与热，协调祖与孙。烫是一种疼，热不是。你疼，我会疼；你身安，我才心安。

你越是坚持，我越应该靠近你，烫与热，不在皮肤表面，在心

里，形成平衡。

靠近你，就靠近了你的皱纹和白发，还有不再探听轰隆隆的耳朵。奶奶，我这样陪你度过一个夜晚，这世界，这一生，就多了一个夜晚。

你说，该晚安啦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属于我的词，我想笑。却笑不出来，觉得疼。这样的夜晚，我就没法跟你说晚安。

5
90年，是很多很多的夜晚。90岁，意味很少很少的夜晚？这样的夜，再晚，你都不再安。

火车轰隆隆驶过村庄。可我不在车上，我在城里。你经常在这个时候，起来。你也许已经睡了一觉，也许没有，你自己不知道自己睡过没有。摸开灯，蹒跚到院子，扶墙到柴棚，抱柴挪进屋。你跟叔说，你看见我在火车上，一会就要下车了，你要给我烧火做饭。

叔知道，他的母亲，又犯了错误，犯了像小孩一样的错误——人老了，就会回到孩子。

奶奶，你不相信我没回来。叔跟我手机视频，证明我的远，证明我的离。你看见我，笑得像个孩子，然后，触摸不到我，失望得也像个孩子。

我对手机大声说：奶奶，晚安吧。过些天我回去看你。你却说：你快到家了吗？我这就给你做饭。

我对手机再大声说：奶奶，晚安吧。过些天我回去看你。

你却说：你说啥？我这就给你做饭。

叔拿过手机：你奶奶的耳朵越来越不好使了。还经常耳鸣，幻听幻觉。

关上视频，我不想让奶奶看到我忧伤的一面。我把自己，关在夜里的城，城里的夜。

这样的夜晚，这样以后的一些夜晚，我就没法跟你说晚安。

6
秋天，我回去看你。你92岁。车窗外，风卷起黄叶，又飘落。火，远远的，远远地，我看见火。

那不是你燃起的灶，那是亲人们，为你，点起的长明灯。

我回到家，向你跪下，磕头。我为你烧上纸钱。

夜太深，也太暗。深深的暗。这样的夜晚，以后的每一个夜晚，我终于可以跟你说——哦，不对，是我再也无法跟你说，那一句：奶奶，晚安。

雨中山果落

王太生

秋天，想到山里小住。这时候，山中果子熟了，被雨水一打，禁不住飒飒掉下。

住在城里，我经常朝那些很遥远的大山仰望。林深草密的山里，云雾茫茫，兽鸟穿巡，会长些什么植物和果实，雨中山果落？

山里的果，挂在大树藤蔓上的，也挂在诗经里。有些植物和它们的果实，我们不知道，饱吸烟岚山露，无人打扰，活得湿润，自在安逸。

想它们刚挂上树梢时，还是一树青果带雨红。转眼之间，纷纷滑落。今秋果子璞然离去，明年再来看，已不是这只果子了。

听雨中山果落，才能体味到窸窣声响之外的浩大安静。

山里一定长着许多星星般的野果，它们的个头不大，如豆。我说的这些山，是江南的水墨山峦，不高，但林深草密，雨后有云雾缠绕。那些豆们饱吸山野的烟岚之气，根须紧抱某一块巉岩，它们很

狂妄地长，恣肆地长。我比较喜欢“恣肆”这样的词，指一个人散淡地活着。

山里的果，有红色，或者紫色。我比较喜欢紫颜色的山里豆，紫色的豆，跟绿色搭配起来，比较耐看。红色的豆太俗气，过于挑逗张扬，或者有浓墨重彩的艳丽。

有些果，被野鸟吃了，果肉消化掉，果核随粪便排泄出来，滚落在山岩的某一隙石缝里，会爆出一棵树，树结果。

这些果，山野植物的种子，有很大的遮蔽性，你不走近它，不会发现一颗圆润缜密的心事。比如，柏树的果，刚开始是浅蓝色的，擦去一层粉末，就露出里面的绿果儿。还有野板栗，必须掰开外面一层坚硬的皮，才露出浅褐色的板栗。

雨中山果落。云山雾罩的山中，它们挂在树上、爬在藤上、匍匐在灌木上。我在一座山的半山腰，看到灌木有一只鸟巢，就用手



去掀，结果连巢里有没有鸟或蛋，都未及瞥一眼，就被一只无形的手，一把抓住——数十根毛刺，杂乱地扎入手心手背，沁出殷红的血珠。低头一看，是一丛野山藤，缀满红色的豆豆。我的手，被保护果的藤，摠住了。

果，是植物的后代，草木繁衍的野孩子。山里的果，我比较喜欢野生的山药豆，或者山药豆这样大小浑圆的豆，它们有朴素的淀粉，提供给我东张西望的营养。

山中有什麼好吃的？坡上长着栗树。宋人林洪《山家清供》里提

到的“雷公栗”，“只用一栗蘸油，一栗蘸水，置铁铤内，以四十七栗密覆其上，用炭火燃之，候雷声为度”。栗子难煮，煮着煮着就忘了在锅，容易糊，他的朋友发明了“雷公栗”的做法，听到栗子炸裂的声音，就可以吃了。

真想在山中吃到这样的“雷公栗”。一个人在山中，生一盆火，烤栗，听着雨中山果落下的声音，想法也很简单。

一座山，会邂逅一粒果，一人一山一果。秋天，我到山里采风，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像猴子一样，啃着野生的小猕猴桃。

山中除了白云，还有果。就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人，山里也没有相同的果。

挂在树和藤上的，梦里不知身是客。就这样，自生自落在荒野深山，它是一颗山果。

我在秋雨的山中，遇见一棵大树，说不出名字，会呼吸的大树。树冠直径十多米的地带，枯叶衰草上落满深紫色，类似沙枣大小的圆果儿。果子成熟了，也没有人来摘。没有人摘的果子，也就是没有人欣赏，无人喝彩，在这棵如巨伞的大树下，散落一地，自在老去。一地的果。

精美的石头“唱新歌”

张德杰

“星级的酒店千篇一律，有趣的民宿独具一格，选一处民宿，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……”翻看微信朋友圈，一位从事家居装修朋友的图片吸引了我。

一个点赞、一个评论，朋友小高便相邀去看看。小高所说的响山潘村是一个200多户的小山村，位于平度市大泽山西麓，三面环山，一面朝湖，森林覆盖率达90%以上，去年12月份被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。

走进响山潘村，10多处石头古风民宿小院随地势高低错落有致，石板路、石板桥、石门楼，一路与

“石”相随，杏树、梨树、樱桃树环绕山村，俯瞰村庄下坡。一排排的葡萄层层叠叠、绿意盎然。

响山潘确实是带“响”的，周围山体中富含石英石，以前赶马车的鞭子一响，“啪——啪——”，清脆的响声能传出两三里地。然而十多年前开采石头的“炮”声代替了空谷传响，石材加工成为村民“来钱快”的主要产业。

“那时候村里谁家葡萄园里草多别人还羡慕，那是男劳力去石材加工厂上班收入高啊，家里只有妇女老人管理肯定跟不上。”陪同的

村党支部书记潘永贵感叹道，“石材加工导致地下水污染严重，村民只能去山上打水、外出买水喝。村里从事石材加工的有好几个人得了尘肺病，真是拿‘命’换钱啊。”

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精美的石头会唱歌……过去开采石头破坏了环境，如今这里变了样。村里利用石头房子发展生态旅游，响山潘又回归了“自然”的响声。

一边说一边走，小高引领着走进一栋民宿。白墙、灰瓦，土炕、大锅，小时候的感觉，但生活用品都很“现代化”，真有种来了就不

想走的感觉。原来，响山潘村叫停石材相关产业后，搭乘平度市美丽乡村建设快车，抓住旅游大环路修到家门口的契机，顺势做起原生态旅游文章。村党支部组织村民整合优势资源打造占地近800亩的葡萄、大樱桃采摘园，并且划出了水资源保护区。

环境美了，游客多了，就有要住下来的。2016年，响山潘村开始设计、规划、包装石头民宿，还引入专业公司参与规划建设及后续管理服务。目前，村内保存较为完整的石头房有100多处，他们做了三

年和五年计划，在保护好生态的同时，把村子打造成高品质的特色旅居目的地。

“我这尘肺病算是轻的，这是当年打石头钻眼吸入粉尘染上的。”62岁的“老石匠”潘本义与石头打了半辈子交道，现在他种植了6亩樱桃、1亩葡萄。6月中旬，4亩挂果的樱桃成熟，在地头就被游客“抢购”了，一亩地收入2万多元。老潘说绿水青山的“天然氧吧”，让他的呼吸顺畅了很多。

9月以来，潘洪辉每天都忙着接待进园采摘葡萄的游客。今年55岁的他在石材加工厂干了10多年，工厂关闭后，他回家和妻子一起把全部精力放在葡萄采摘游上，一年收入十多万元。

响山潘的石头“唱”响生态歌，村民大步走在小康路上。